

嫁給革命的中國

(德)王安娜 著



嫁給革命的中國

(德) 王安娜著

龍 翔譯

廣角鏡出版社

嫁給革命的中國

(德) 王安娜著

廣角鏡出版社 出版
香港莊士敦道186號二樓

華風書局 發行
莊士敦道184—186號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承印
九龍炮仗街75號

書號212.36
129×198毫米

1978年1月版

HI



王安娜與王炳南攝於柏林（1936年）



王安娜、王炳南及其子王黎明（1940年）



王安娜與王炳南、周恩來、龔澎（1942年・重慶）

8821/01



王安娜攝於重慶宅前，右起爲
「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



▲ 王安娜與友人合攝（1949年·北京）

▼ 王安娜乘小船由漢口撤往長沙途中





王安娜與楊媽（1942年）



中學時代的王黎明

前 言

這是一本回憶錄，寫的是對各種各樣的人與事的回想。這些人物與事件，雖已經過了悠長的歲月，但直到今天，恐怕直到我生命的終結，都全繼續活在我的心裏，彷彿就像是昨天的事情。

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五五年，我住在中國。二十年來的見聞觀感，一直在內心激盪。在我回國後長期以來，有時我把這些見聞觀感講給朋友們聽，並在我的有關中國革命史的授課及研究中，把它們用作素材。由於各種顧慮，我對把自己親自體驗的記錄集輯出版，一直躊躇着。因為我所體驗的歷史，與已成了我的第二故鄉的這個國家的歷史，關係太密切了。

在這本書裏，不僅有重大的歷史事件，也談到觀

察中國人日常生活的許多事情。喜歡以一定標準去衡量人們的日常生活，這是各國都大同小異的。因而，在這書本裏出場的人物，有許多是普普通通的；並不只是宋慶齡（孫逸仙夫人，中華民國國父的遺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廖承志、王炳南等，他們在今天已是舉世知名的人物。我和上述人物相識，曾與他們共同生活和工作；我們一起承受過戰爭的苦楚，品嚐過短暫的和平的喜悅。那時候，差不多可以說，他們的名字在中國之外幾乎還不為世人所知。由於我不是記者，他們並不是我的採訪對象。對我來說，他們是朋友、戰友、旅伴或者是認識的人。而其中有一位曾是我的丈夫。

我在中國交友的範圍極廣，有各種各樣的朋友，有如中國社會的萬花筒。他們當中，固然有將軍、政治領導人、官吏、知識分子，也有農民、苦力、兵士乃至盜賊。從國際知名的婦女、名門閨秀、公子哥兒到褓姆、女傭以至女奴隸，都有我的朋友。我所認識的人，有貧有富，有激進分子也有反動分子。此外，我的外國朋友當中，有外交官、傳教士、記者、「名士」等，他們渾而為一，恰如過去中國的縮影。

要在某一個國家生活，寫某國的事情，用不着說，懂得該國的語言是極為重要、不可缺少的。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如此，中國也不例外。只有會說中文，才能與各階層的中國人結成親密的關係。否則，在觀察各種事件和現象時，就會有被翻譯的有色眼鏡妨碍之虞。能說中文的話，就可免了這種擔心，可以用中國老百姓同樣的眼睛去觀察、評價各種事件和現象。

這本書所寫的一切都來自我實際的體驗。有的是

我自己親歷的，有的是從友人、旅伴處直接聽來的他們親身的感受。不過，他們毫無保留地只告訴我的那些秘密以及不宜公開發表的，在當事人還活着的情況下，我都不予發表。

我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年。這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二十年。那是變革的時代——從一種社會形態進入另一種社會形態、從舊到新、從悲觀失望到革命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我體驗到的是：舊社會的腐敗與混亂；對那使千百萬人痛苦、焦慮的殘酷現實的反抗。我還親自經歷了殘酷的戰爭的恐怖和痛苦，內戰造成的荒廢，然後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

中國過去數十年來所發生的事情，大概可以被看成是二十世紀最爲重大的事件。但這並非僅由於中國革命是亞洲最先出現的規模宏大的現代革命，更由於這個國家擁有世界最多的人口，而且中華民族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創造者之一，中國的歷史可以回溯到數千年以前。

我以爲，不要受某年某月發生某事所拘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須嘗試理解中國這個國家和她的國民，以及他們已經實現和正在實現的大變革。爲此，對那些乍看起來是唐突的事件背後所隱藏的東西，不能只是想當然，而應該根據客觀的事實和知識，加以解釋和說明。

我這本書並不是充滿異國情調、謎起好奇的眼睛去觀察「上人」的不可思議的記錄。我對這個國家的描述，也並非像娛樂讀物那樣處理。但我對可稱爲我的第二故鄉的人們所懷有的深情依戀和尊敬心情，我想讀者是可以理解並產生共鳴的。

無論哪一位著作家，恐怕都不能完全沒有「先人爲主」的感受和偏愛之心。即便是我的立場，也並非「完全的無黨派，非常客觀」。戰爭期間，我們在中國曾這樣說過：

「到了在大砲之聲可聞的前線，超越一切的『客觀』和漠不關心用不着說是不存在的；完美無缺的叢智也不存在。這裏有的是同情、恐怖、憤怒，還有擁護某方面的感情。」

我就在中國人的近傍。近得可以清晰地聽到他們對壓抑、苦惱、屈辱的憤怒、反抗和抽泣聲。因此，我不能夠持漠不關心的態度，站在所謂客觀的立場。

哲學家莊子曾說過：

「開始和結束都有如一個圓圈。」「生長和衰退都是變化的一個序列。在結束的地方，便有開始。」

序章 歷史的概觀

在這個序章裏，我想試試爲缺乏中國歷史知識的讀者說明我這本回憶錄的背境情況。

從地理上看，中國的廣度相當於歐洲從烏拉爾至大西洋地域，即九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中國擁有全人類約四份之一的人口。這些，以及從在數千年前的遠昔業已開始的中國歷史和文化，都是衆所周知的了。當歐洲諸民族中大多數仍過着以狩獵爲主的生活，身披獸皮的時候，中國已作爲一個有一千年歷史的文化國家而存在。

據考古學上的發現究明，中國在殷代（紀元前十六——十一世紀）已發明了今天的文字。中國對世界文化和科學發達所作出的貢獻，比西歐諸國要早得多。

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的分野裏，中國人比希臘人和阿拉伯人更早完成了幾項非常重要的發明創造。指南針、地震儀、紙、火藥、印刷等，都是中國最早發明的。

至六世紀為止，中國是對世界提供絲綢的唯一的國家。中國開始製造陶器，比歐洲要早一千年以上。

直到十九世紀，這個巨大的國家幾乎與世界其它地區完全隔絕。連太平洋也起不到中國與外界交往的重要通路作用。無論什麼時候，中國的眼睛都並不向着國外而只是向着國內。在各個時代裏，中國與西歐都有過一些接觸，但它們對中國的文化並沒有什麼影響。中國固有的稱呼——「中華之國」。意味是中國乃世界的中心。這個名稱顯示了中國人對外界的立場。這個特徵的痕迹，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拭抹掉。

從風物之點來看，中國極富於變化。北部氣候良好，南部是溫暖的亞熱帶地域，東部有肥沃的平原，西部山岳高聳。國土的三份之二是山地或沙漠，不適宜於農耕。即使是今天，耕地面積也只佔全國土地面積的百份之十二。可是，在中國卻住有美國四倍的人。

中國是人河之國。揚子江、黃河，以及與蘇聯東北國境相接的黑龍江，都是世界的長河。這些河流，在數千年間，與中國的居民生死攸關。也就是說，它們一方面給許多灌溉設備提供了水源，成為廉價的水道；但另一方面，多年來，廣大地區的水淹威脅到數百萬人的生命財產。

就像埃及古代的情況一樣，在黃河流域的平原，由於與水害搏鬥，出於建設、保持堤防和灌溉設備的需要，自然地形成了若干大的村落，以後終於形成為國家。從周朝(紀元前一〇二七——二四九年)開始，

中國文明獨特的性格便展現出來，這一性格至今仍殘存着。在這個時代出現的孔子（紀元前五五——四七九年），對此後二千年中國的國家秩序，中國人的政治觀、社會觀作出了種種規定。

孔子並非宗教的教祖。他用以維持國家、社會秩序的教化不是宗教而是道德論。與影響西歐思想的希臘古典哲學之民主主義和共和制的理想主義相反，孔子思想體系的基礎是以權威為中心，其它社會集團要無條件地服從某一社會集團，以保障社會的平穩與調和。社會以集團或家庭為中心，個人沒有任何的地位。現存的社會被認為是正確的、不可變更的、無可非議的。孔子的倫理觀對任何人都有約束力，不管是對統治者的君主，還是對貧窮的農夫。它還深入到各種人與人的縱橫關係，直至各種細微之處，它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妻對夫、弟對兄、子對父，都被認為是理應服從的。居下位者應服從居上位者，萬人都要服從皇帝。皇帝被認為是英明偉大的，是孔子教化的化身，就像是大家庭裏的父親一樣。

中國的皇帝自稱為天子，自認為受命於天所以為帝。如果他濫用「天命」，這一王朝早晚便會面臨崩潰的命運。但新的王朝也仍然奉孔子的教化為楷模，行使政治的權力，一定是掌握在一小撮奉行孔子教化的學者手中。這一個窄小的階層，在規定上雖說是殿試及格者便可加入其中，但實際上能夠接受考試所必需的教育和訓練的，僅限於富裕階層的子弟。

總之，僅限於在特權階級內部造拔人才，以孔子為祖師的儒家體系，對一切官僚勢力而言，是非常安定的體制。在數百年的長時間裏，中國人認為儒家體